

土船

汤世杰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• 时代广角镜长篇小说书系 •



90060175



土 船

汤世杰 著



RBF71/13
I247.5
471.1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：唐宋元

封面设计：邱云松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土 船

作者 汤世杰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92年4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.25

印数 1—3,270 册 字数 332 千

ISBN 7-5411-0797-2/I·736

定价：6.80元

一条小河。一个沙洲。

一条铁路。一个小站。

一个寨子。一群山民。

——这就是土船。

早先，这山里没有铁路，没有火车。再早，没有屋宅，没有寨子。再早，连人也没有。

自然，也没有传说，没有故事。

只有大山，只有小河。

山很高，河很瘦。高山瘦河，嶙峋着，草草布置出一个峡谷。这峡谷生长树木花草，生长虫豸虎豹，却因了没有人，便长久地没有生长出故事。

——大约，人才能充当故事的主角，而故事，是属于人的。

忽一日，顺着谷里的河，黄汤汤大水冲下一条船来。四个撑船汉子，精赤着上身，大腰吊裆裤用麻绳扎起，在风浪里赶路；搏斗中，吆喝、号子喊成了山歌——

莫说风没有脚，

它会满山遍野乱跑哩！

莫说风没有手，

它会摇得大树乱晃哩！

莫说风没颜色，

它会吹得皇上头发白哩！

莫说风没眼睛，

它会撵得地上云雾开哩！

有话，你就托风捎个信来；

有事，你就跟风一起回来……

是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

概无人知。

船不算太小，却比山小得多，比水也小得多。小船经不起风吹浪打，颠颠簸簸，歪歪斜斜，一头撞在山嘴上。那山像头野猪，山脚恰似猪拱嘴，厉害得很哩！

船撞漏了。船进水了。船要沉了。

说是船上有过一阵惊惶的哭喊嚎叫。说是那哭喊嚎叫终于又停了，峡谷于是静悄如死去。

小河两岸，悬崖峭壁上，野花开得艳；火把果一嘟噜一嘟噜，全熟透了，红得叫人眼睛亮，叫人吞口水。

四个汉子没法子，丢了船，攀上山去，看那花，采那果子嚼。酸甜酸甜的果子，嚼得汉子们醉了，不想再挪脚。

船不能再走了。人不想再走了。

风风雨雨，几百个百年。四个汉子化成了石人。那条破船，连同一些无人知晓的旧梦和新梦，沉入河底，淤起了泥，慢慢长大，长出些野花野草，刺棵杂树，芦苇杆杆，长成河中间洲子。只远远看去，仍是船形，老百姓叫它土船。

又过去几个百年，石人中有两个耐不住寂寞，偷偷下山，都讨得附近村寨女人，便生儿育女，渐渐繁衍出一个寨子。这就是土船寨。

剩下两个石人在山上，日夜守护着那船，只再也不提撑船的事。

——峡谷里，到底也长出了土船和土船的故事。

都说土船里有金银财宝，只是没人敢去挖。即便是兵荒马乱、盗贼蜂起的年月，也没人敢去——缘由像是很明瞭的，明瞭到有些说不清。便一直都荒着，任花开草长。

那支山歌却传了下来：

有话，你就托风捎个信来，

有事，你就跟风一起回来……

那歌子，一时是古苍蛮野的嚎叫，一时是幽怨凄柔的哭诉，就这样绵延着，起伏着，百年又是百年……

二

土船一带，花多，最多臭菊花。

夏秋时节，日头长，雨水旺，山里的野花野草，全长得疯了。一眼望去，崖坎，河岸，铁路两旁，连连绵绵，尽成了臭菊花的世界。花开只若铜钱大小，挂在细细的花梗上，风一吹，摇来晃去，灿灿如云霞。轻手掐一朵，凑拢鼻子闻一闻，香味既浓且烈，熏得倒人。就有人骂一声“臭”，随手丢在路旁，任车碾、牛踩、人踏。

这花，就此得了恶名。

其实并不臭。

倘若你并非禁不住诱惑，动手去掐；倘若只静静地走去，平等地看它，便自有殷勤的山风，把花香揉碎调匀，悄然送到你面前。不经意间吸得一口，清芬直扑肺腑，也自惬意怡人。于是猛一震，抬头，见山是那般险，天是那样蓝；群山暗蓝的背景上，浮动著团团金黄，直把河谷单调沉郁的气氛，渲染成一片斑斓，勾勒出一派热烈，你就会感谢这花了。

——那就是臭菊花。

可惜没有蜂，酿不成蜜。年年岁岁，那花寂寞地开了，又寂寞地败了，没人答理。

但无论如何，土船这一带的人，是决不将臭菊花摘回家去的。大凡哪家娃娃玩得兴起，采得一捧回去，爹妈看见，必如见了蛇蝎，劈头就是一顿叫骂。嚷得回数多了，便恍然大悟，里头有个故事，碍着哪样忌讳，终于一愣愣的，沉重如犯了天条，再不敢冒失。

初来乍到的外乡人，乘车路过的旅客，却全然不知其中的讲究。慢车在这里停个三分、二分，就有人透过车窗，隔了栅栏，因那花香得如痴如醉，索性下车去看。那花也奇，远看只一片淡淡的金黄。及至走到近处，才知花色并非单调一律，竟生出无数层次——同一蓬里，花有淡黄、金黄、艳红不说，就在同一朵花上，颜色也由花心向花瓣，匀匀地变化着，恍如画师精心调理过，不露痕迹却尽占风流。于是除了自家欣赏，必得采一把，带到遥远的去处。

土船人聽見，就挤眼睛，皱鼻子，就窃笑。

却不知，几百上千公里的一条铁路，许多的小车站，哪个记得清那些站名呢？土船站倒被记住了，就如那怪异的花香。

臭菊花也就飞到了山外。

三

中秋刚过。臭菊花开得正狂。

天煞黑时，薄雾初起。一个年轻人，自己扛着行李，在土船下了车。又从车站问路，寻到土船养路工区院里。

养路工们正吃晚饭，见来了生人，都停了嘴，从或圆或缺的碗口边，抬起眼来，愣愣地看着。

那年轻人瘦高个，白净脸；刚出力走了路，额上渗着细汗。行李不算多，有铺盖卷、小木箱和一个半大的手提衣箱。提着衣箱的手里，还握着一把臭菊花。

养路工们便暗暗地笑。

院里，一个精壮汉子，正挥着十字镐吭哧吭哧破旧枕木，当烧柴。短桩桩头发林子里，额头眼角上，汗水淌成串。

那年轻人径直走到精壮汉子跟前。

“师傅，请问，这里是土船工区吧？”

精壮汉子抬起身来，抹一把汗：

“整哪样？”

“是土船工区吗？”

“是咧。”

“我是刚从学校分来的，来报到。”

“大学生？”

年轻人咧嘴笑了笑。

“算是吧，工长在吗？”

精壮汉子扭过头去，丢下一句话：

“工长？不在！”

屋檐下突有人喊：

“伙子，他就是工长，外号‘花子’！”

“花你妈的×！”精壮汉子一声吼，弯腰捡一块劈柴砸过去。“梆！”那边一个饭碗应声落地，碎成了几瓣。

年轻人一惊。

那边却一阵哄笑。

“我姓谢。”精壮汉子说，胳膊曲拐着往脸上抹一把汗，转瞬又平和了。“是听说要来人了——咋个不打个电话，好去站上接？”

“这里好找。”年轻人松了口气，忙递过薄薄一张纸，“我叫唐立文，段上叫我找您报到……”

“吃饭没有？”

唐立文摇摇头。

莫名的，那边又在笑。

姓谢的汉子一把扯过唐立文手里的纸，使力丢出好远，回头喊：

“刘大福，给他打碗饭。”

“还有馐的饭！”

“你个日脓包！”

唐立文估摸，工长是在骂人，只不懂那话意思，也不知是骂哪个。

“小唐，先住下，等会到我家吃饭。走！”

唐立文将才看了一下，院里有两幢平房，一幢是红砖房，带内走廊；一幢是砖柱土坯墙，刷成土黄色，已斑驳破旧了；檐下门边，都挂着一串串干辣椒，极艳红也极整齐，就如年节时儿童手里的鞭炮，仿佛随时都会炸响。——只不知会叫自己住哪一幢？

便跟着精壮汉子走。

谢工长把唐立文带进那幢红砖房，就在厨房边的一间屋前停下。又一脚踹开了门，高声喊叫着，闯了进去：

“邢代全，贼日的疯子！黑咕隆冬地，整哪样？”

唐立文又一惊：天！让我跟疯子住一起？

屋子很小，也黑——不大的窗户用一块破布遮住，灯也没开。等开了灯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才见到处都堆满了东西：整筒的竹子，剖开的竹片，细如麻线的篾丝，大大小小已经编好的篾箕、篮子、筐子，满满当当像个竹器铺。一个人定定坐在靠窗的床边，手里一把竹刀，正惨惨地亮。见人进来，也不动弹，翻了翻眼皮，又埋下头，依然用刀刮竹片，弄出些滋滋的声音。一团团茸茸的竹黄，便无声地从那人膝头，云朵般地飘落到他的脚跟。

“疯子！这是新分来的，大学生，跟你住。”

“那就住嘛，精叫唤些啥子？！”“疯子”一口四川话，有气无力的，听起来倒蛮有味。

“贼日的，这就能住了？乱七八糟的，仿粪草堆？快起来收拾！”

“那就收拾嘛！”“疯子”懒心无肠地起身，去门边拾掇，把竹子、篾片弄得劈啪响。

唐立文慌忙去帮忙。

“我走了。”谢工长说。“小唐，歇一阵，我来叫你吃饭——晚上还要开会咧！”

就风风火火地去了。

屋里只剩下唐立文和邢疯子。

也不说话，慢慢就收拾出那个靠门的墙角。原来那里有张床。铺了床，就都呆坐着。

灯光仿佛亮了些。

屋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竹香。

唐立文看那人眼袖，直愣愣的，真像有毛病，不敢跟他搭

合。”

“你不要后悔哟。去了，再动就不容易。”

“我从不后悔。”

“你就这样来啦？”“疯子”说。

“就来了。那师傅，那花叫——”

“臭菊花。”“疯子”冷冷瞪了唐立文一眼。“咋个啦？”

“花好看。”

“好看？等晚上开会，你就认得了。好看！”

那花怎么啦？唐立文寻思着“疯子”怪模怪样的腔调，觉着纳闷。这里的人，像是不喜欢那花。难怪刚才谢工长把花扯去丢了，像丢一条毒蛇。

看来“疯子”并不疯。

正说着，有人进来，端来碗面条给唐立文：

“饭、菜都没了，将就吃碗面条。”

“师傅贵姓？”唐立文接过碗来，好烫。

“刘大福。”

“学毛著积极分子，又红又歪！”“疯子”说，“巴结你大学生，不容易！”

“你又疯了是不？”刘大福走过去，想给“疯子”一巴掌。

“疯子”唰地举起了竹刀。

刘大福便收了手。

“我在工区煮饭。没得菜了，将就吃。”

唐立文用筷子挑面条。放多了辣椒，面汤红如血。再看，竟漂着两条小虫子，肉溜溜的，莹绿着，似还在蠕动；便恶心，又不好不吃。再一挑，从碗底挑出二个鸡蛋。他努力对刘大福

笑了笑。

“是对面郭晓龙拿来的鸡蛋。”刘大福也笑了。

唐立文一抬头，见门口又来了个年轻伙子：姑娘般淡淡的眉，姑娘般盈盈的眼，一笑两个小酒窝。便说：

“多谢了。”

“谢哪样！”姑娘般的伙子脸一红，转身走了。

唐立文硬憋着吃完了那碗面条，吃得干干净净。只剩下两条莹绿虫子，贴在碗边……

四

工区的学习室，显着几许清寂：一盏大灯泡；一张大条桌；三、四条白木长凳；四面斑驳的墙，挂着领袖像，挂着几幅发黄的标语和过时的生产统计图表。直到人三三两两地来了，才有了一些活气。

屋里转瞬便漫起大雾，叫人睁不开眼——十多个人，竟有三个大竹水烟筒轮换着咂，不歇气。

闲着的人，坐在那里扯闲话。

“谢花子咋个还不来？”

“现划柴，现煮饭，哪这么快？”

“烟筒递过来！”

“催命哪？才咂了两口……”

“杂种！”

“小郭，今天学哪样？”

“晓不得。你操哪样心？学哪样都是学！”

“天天晚上要点卯。骨头都累散了架，还要学。学个鸡

巴！”

唐立文一个大活人，干坐着，没人理。就静静地听他们扯闲话，一句句，怪新鲜。

旁边不远，坐着个女人，三十岁上下，瘦瘦的，脸上有两块蝴蝶斑，也没人理。女人自顾自地打毛衣。灰白的线，从一只线手套上慢慢往外拉。打一阵，便从手套上拉出几圈线；再打，再拉。干那件打着的毛衣，她显着格外的尽心，眼睛，却木木地不知望着何处。转眼，手套已拉去半个手掌。

谢花子终于来了，披着件旧军黄棉袄，拐肘上都露出了棉花瓤子；一进来就咋呼：

“贼日的，都来了没有？烟筒递过来！”

咕嘟咕嘟地噎了两锅烟，又说：

“听好了！今天学习，内容很重要。上头——”他用大拇指朝上指指，“——来电话，‘清队’要抓紧，要抓紧。伟大战略部署嘛！现在，就叫仇菊华交待。仇菊华！”

学习室里，静静的没声响。

唐立文大睁着眼，去寻要交待问题的人，却没看见。一扭头，只见旁边那女人已站起来，手里的毛衣针上，吊着半只灰白的手套，一摇一晃。那女人脸盘子虽瘦，腰身却粗，细一看，原来是个怀着娃娃的大肚子。她就是仇菊华？

“我不是交待过好几次啦？”那女人说，笑嘻嘻的，颧骨便耸得更高，如两个红鸡蛋。“就是那几句，还说？”

“叫你说你就说。”谢花子应道，把右脚鞋子蹬了，屈膝坐在屁股下。“郭晓龙呢，拿本子出来，记录呀！”

“天天讲的几句老话，记个毡！”小郭说。

“叫你记你就记！”谢花子说。

“不是来了大学生吗？”郭晓龙把记录本丢给谢花子。

“你叫大学生记。”

“贼日的，人家刚来！”谢花子又把记录本丢过去。“仇菊华，开始，说详细点。”

女人这才把嘻笑和针线一齐收了，换一副庄重神情，望望众人，说了起来：

“我叫仇菊华，女，三十一岁。爹叫仇德昌，妈叫李八姐。爹妈解放前都当土匪，抢人。我晓得他们为哪样当土匪。当土匪抢人是不对的，该批判的。我跟他们坚决划清界限。那时我还小。要是大一点，仿我家丽珍现在这样大，就好了，就会劝爹妈不要作孽。他们不抢本村本寨，听说都穷，总是抢汽车、马车。就他们两个人。车来了，就打树林子里冲出去。哨子吹得嘟嘟响，别人以为他们人多，就吓得发抖。爹哩，就举着杆手枪，不是真枪，是根黄瓜，用红绸子裹着，装了个木把把，比着别人脑袋，叫把钱和东西交出来。——就仿这种抢。抢了几回，我晓得不得。1950年，爹为赌钱，输红了眼，夜里摸去，把赢家也抢了。过了两天，那帮人把我爹妈拉出去，打死在河边。差点把我也打死，是解放军剿匪队赶来，才救了我一命。

“我是土匪的女儿，吃的用的都是爹妈抢来的。同志们说了，我身上流的是土匪的血，长的是土匪的骨头。我要脱胎换血，脱胎换骨，好生改造，重新做人。我的交待到此结束，欢迎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。”

“完啦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谢花子刚才一边听，一边唾烟。对仇菊华的交待，他早听腻烦了，甚至可以背下来。烟唾够了，又闭目养神。这时睁眼一看，屋里已东倒西歪睡着了好几个。便大叫一声：“开会咧，

不许眯瞌睡！”

众人如大梦初醒，连忙坐端正，打哈欠，揉眼睛，抢烟筒。

唐立文倒没敢眯瞌睡。仇菊华交待时如数家珍的口气，轻松自若的神情，使他感到新鲜；众人爱听不听的样子，又让他困惑不解。在内地，在学校，开这种会决不会这样平和。他心里想笑，却没敢笑。便大睁着眼，做出认真听的样子。心里想，今晚要抓紧时间，给分配到北方的女朋友写封信。

“仇菊华，你联系自己批判还不够哩！还早，再说点。”谢花子把另一只鞋也蹬了，整个儿地蹲在条凳上。

“再说哪样？就这些，都说了。”仇菊华站得久了，觉得腿在打颤。

“随便再扯几句。”谢花子说。

“说说你老大哪来的！”黑沓兜里有人喊。

“说说你咋个叫臭菊花！”又有人怪叫。

众人哗地笑了，一下来了精神，乱叫乱嚷，对刚才的提议，表示出很浓的兴趣。掏耳朵的不掏了，搓脚丫子的不搓了。眼睛如加了油的灯，全亮了。

“说呵！”

“说两句，哪样不好意思？臭菊花，嘿嘿……”

原来她就是臭菊花？唐立文心里怪异，盯着她看。

那女人，两条腿颤得厉害，用手揉揉凸起的肚子。忽然变了脸，狠狠骂了一句：

“不要×脸！你是哪来的？你不是从你妈那里钻出来的？”

“你要脸！你肚子里那坨肉，是哪个的？”

“老王的，咋个啦？未必是你的？”

坐在唐立文旁边的刘大福一直没吭气，这时小声告诉唐立文，老王是仇菊华男人，今晚当班巡道去了。

众人笑得前俯后仰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
仇菊华站在那里，头上冒虚汗。她觉着今天身子有些怪。肚子里，小东西不安生，一阵紧一阵地疼。算日子还有好些天哩，莫非……

她强忍了一阵，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谢工长，我肚子疼。”

“要上厕所就去！贼日的，这种事也问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要整哪样？”

“我，怕是……”仇菊华蹲在地上了。大颗大颗的汗珠子，钉在额头上。“我……”

工区年纪大些的人都晓得，这婆娘自打跟了老王，十多年了，还没给男人生个娃娃。怀了凡回，都流了。越流越害怕，这回好不容易……

“你这婆娘，是不是要生了？”

仇菊华一下歪倒在地上，爹呀娘地叫，叫得人心慌。

“工长，求你……派人去……叫老王。”

说着，疼得在地上打滚，嘴里不停地骂老王“缺德”、“熬杂种”、“瞎整”……

众人想笑又不敢笑，想帮忙又无处下手。

谢花子皱皱眉，就叫人去换老王。那人慌慌张张去了。又说要把仇菊华往土船公社卫生院送。谢花子婆娘来看了，说这征候，怕来不及了，还是去请医生来。

“老婆娘，”谢花子对自个女人说，“真来不及了？”

“我生过三个了，还晓不得？”